



封面绘图/申格

记忆的永恒

呼松涛 著

速印网印制

印品编目数据

记忆的永恒/ 呼松涛 著—广州：速印网, 2017. 12

GRYS 8-17-002543-Z516

速印网（2017） 第 173105 号

封面绘图：申格

封面设计：呼松涛

记忆的永恒

呼松涛 著

字数：10 万字 开本 145mm×205mm

印数：1-1000 册 GRYS 8-17-002543-Z516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珍藏版

目录

辑一：一枚樱桃，要偷走水蜜桃的忧伤

老屋/3

芸薹/5

兵荒马乱/6

奔跑的童年/8

海滨/10

采花/11

家乡的池塘/12

日记/13

静夜思/15

有你的季节/16

路过烟雨路过你/18

情烧/19

辑二：想到我们同样的归途，我们沉默

拐杖/23

苟活/25

暮年时遭遇一处盆地/26

饮茶/28

颠簸/29

丢掉偏旁的人/31

有一个夜晚，风很大/33

清明/34

命运/36

2016/38

记一个长辈/39

春天的叛乱/40

春天的西子湖/42

生活/43

夜/44

一场灾难/45

一支死掉的笔/47

关于核桃的比喻/49

大山/51

断梦/52

蝴蝶：伪装者/54

槐花/55

家乡的路/57

接吻/58

老房/59

生命终将归于寂静/61

草/62

所忘记的话语/63

鬼故事/64

辑三：爱到你从此遗忘了，身体里的扳机

漏斗/67

手术台/68

童话/69

一枚张开的发夹/70

逃港者/71

电线杆/73

一把铁锤落在了他的生命里/74

钢筋工/75

不倒翁/76

睡纸箱里的流浪汉/77

掏耳勺/78

秋天/79

秋分/80

树上的秋/81

秋季的一天/82

树/83

一些美好的事物也在向我聚拢/85

树/86

不眠/87

田间偶遇/88

灯火/89

雨中暮色/90

九月的田野浩浩荡荡/91

借我舍利/92

辑四：月光的温水，煮着鼾声彼涨的青蛙

满月谣/95

失眠贴/96

走廊/97

恍惚/99

山坡/100

在山顶俯瞰郭家窑/101

春天的事像白云一样/103

证据/104

玉米杆/105

蝉说/106

鸡毛毽子/108

晒被子/111

清明小假/112

树/113

幻境/114

下午/115

车站/116

乌鸦（组章）/117

辑五：后来，一些日子慢慢结成琥珀

吹口琴的人/121

弹吉他的人/122

弹琴的人/123

减肥记/124

一支瘸腿眼镜/125

空盒子/126

双截棍/127

狼牙棒/128

飞镖/129

柳叶刀/130

地雷/131

记忆的永恒/132

梦/133

呐喊/134

坐在红沙发上的女人/135

河流终会消逝/136

岁月不饶人/138

背影/139

寒流过境/141

火车行驶在深夜/142

开锁的人/144

离离原上草/146

弱点/147

家乡河/148

赴死/150

鱼/151

夜晚的街道/152

一只猫/154

失态/155

静默如谜/156

秋老虎（组诗）/157

蝴蝶/160

雪/161

故乡始终欠我一条河流/162

木鱼/164

我无比迷恋游弋这个词/166

红叶/167

醒着说梦话的人/169

骨笛在春天唱歌/171

辑一：一枚樱桃，要偷走水蜜桃的
忧伤

老屋

我想扶一扶那脆弱的老房
寻觅它在岁月中丢失的拐杖
时光蜿蜒，弯曲了它挺拔的脊梁

我感叹于泥墙剥落，瓦菲滋长
岁月的藤蔓，缠住小窗
锈蚀的锁，努力辨认着钥匙
被泥土修饰的墙角，蔓延成青苔的海洋

沿爬山虎的触角，朝往事攀登
一切都该是年轻的模样
而我将童年的布袋摇晃
抖不出一粒虫声悠扬

像远逝的老者一样
老屋死了
斑驳的烟囱再吐不出

白色的悠长

芸薹

芸薹芳泽如烟升，花田一亩香万里。

柔茎斜斜南风起，但恐黄墨染我衣。

是凝固的云，沾着阳光。芸薹花田里，少女孤单眺望
风筝呼呼作响。偶尔几处烟火，捎来清明节古老的香
小女孩蹦蹦跳跳，头上摇摆的蝴蝶结，仿佛活了一样
她走向孤独的少女。一枚樱桃，要偷走水蜜桃的忧伤

兵荒马乱

我在翻一本书。古老的疆场
柔软的事物发出喊叫，而将军
称得上是一件兵器。血流回宫殿时
一道圣旨便轻易拦截。

这个季节，春天还没有普及
世间最美的花，四季不败在宫殿里
将军把书卷削成暗器
扎敌人，也扎自己的大腿

我在翻一本书，书页摩擦，
像不小心泄露的岁月，所发出的声音。
我沿着诗句爬上城墙，带火的箭镞
来自相反的方向与信仰
皇帝眼前的红绸，变成尖叫的血
总有的人心中有野火，总有人忘记了护城河
远方有人，快马加鞭前来赴死

我们远算不上历史，仅是棋子

我在翻一本书。刺穿我胸膛那个人

我却在那一瞬间，原谅了他

国胜了。将军被折断。旗杆终于竖起来

家乡老母，诅咒虚无的信仰，它只带来了死亡

硝烟散去后，花格外鲜艳

战场上的，刺绣上女子刺破手，血映着的

我在翻一本书，翻着翻着

我的诗句塌了，兵荒马乱

奔跑的童年

月季花刚盛满 一盞雨水
便被奔跑的我们 打翻
麻雀在抗议 它们被毁灭的酒宴
而我的眼里 只有那摇摆的马尾辫

我们踩过泥泞的阡陌
那深深的足迹烙印在心田
稚嫩的阳光 幼弱的叶
我们记得 每一缕清风

沐浴过的绿草 够不到彩虹的浴巾
我奔跑着 用欢笑作为礼品
绿草回赠于我 两只湿湿的裤管

不见了你的踪影
我找遍庭院与篱笆
找遍田野与坡下

咦，那粗壮的榆树

怎长着摇摆的小尾巴

海滨

这里有一个美丽宁静的地方
这里有金色的沙滩、金色的阳光
有甜蜜美味的椰子
里面包裹着幸福的汁液
有美丽的贝壳——远古时期的货币
你可以挑选一片斜抛入海里
拿它交换一些
浪花、水声和涟漪
心逐渐变得海一般包容
连接每一块海岛与陆地
海鸥从天空飞过
没有翅膀，但此刻的我们
却是最自由的自己

采花

我曾采撷过

各种颜色 各种风格的

娇艳

在走向成熟的夏天

我也允许 那些荆棘

躺进我的花篮

家乡的池塘

月影迷醉的池塘

青蛙在草丛中欢唱

——小舟摇荡

轻收鱼竿

把所有鱼儿全部释放

我只想钓一片

黏稠的月光

小心地糊起我那

已疲倦了愈合的创伤

日记

翻开日记本 泛黄的扉页里
生出藤蔓
藤蔓上缀满 童年的花
还有许多种子 没有发芽
记忆的小火车 不急不缓地驶来
带来微凉的风
我的心本平静如镜
又是谁做了那只
点水的蜻蜓

你如蝴蝶落在我的花心
倏尔又远去 背影娉婷
我把所有的忧伤 都对向阳光
把心事晾晒 如干净滴绿的叶
而藤蔓渐渐撤退
尽管日记里 锁着我整个年华
我还会不负牵挂地

奔赴天涯



静夜思

月光溢进窗牖

给远方游子

披一件思念的轻纱

落寞的远山未眠

丈量着 星辰灯火间的天涯

倦鸟纷纷归巢

秋虫匆匆返家

故乡 是谁口中的呓语梦话

疏星执灯 夜色太浓

何处寻得鸿雁

遥寄牵挂

梧桐叶落 秋天的信笺来了

子规的哀啼 勾起谁眼角

斑斑泪花

有你的季节

我在听涓涓细流弹拨着悠扬
你在湖畔捕捉柳条抽芽的微响
那是个春季
你的呼吸都带些春草的浅黄
于是我的心 绣成了香囊
珍藏起秘密的芬芳

我在看风筝牵动着云朵的衣裳
你在猜蝴蝶飞进了哪朵花的帷帐
那是个夏季
你的哀愁都带些微弱的晴朗
于是我的心 谱成了阳光
存放起炽热的歌唱

我在嗅离雁衔走的微醺的稻香
你在盼落叶飘进蚂蚁落水的池塘
那是个秋季

你的跫音都带些细碎的惆怅
于是我的心 凝成了秋霜
铺展起寂静的忧伤

我在赏云朵碎成的一瓣瓣冰凉
你在看璀璨的烟花逆雪而上
那是个冬季
你的背影都带些雪花的渺茫
于是我的心 结成了冰凌
滴滴起无声的绝望

路过烟雨路过你

日色黯然

你在雨中娇艳

雨亲吻着你的油纸伞

你步履娉婷

脚步芬芳了

江南的青石板

我透过雨湿的白堤柳帘

偶然瞥见你的容颜

于是

我迷失在这朦胧的烟雨篷船

我的心 如吟诵着长短句的

滴雨的屋檐

所有平仄的心事被你看穿

你的长睫 缝起我许多串梦寐

而这匆匆一眼 竟成为我

梦之又梦的眷恋

情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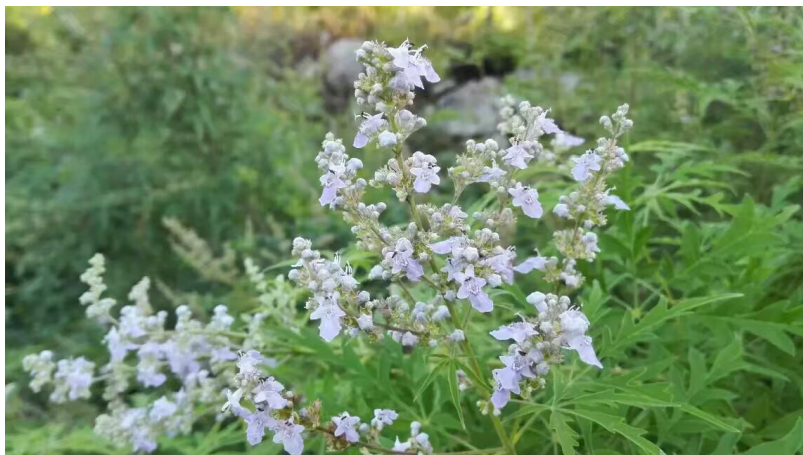
那年我骑一匹红鬃马
盼望邂逅你春游的花轿
而当你路过那静谧的阡陌
又害怕我的马蹄将你惊扰

那月我着一袭素衣
盼望遇见你在添香的古庙
而我终未敢与你临佛跪坐
只因怕你听到我的祈祷

那日我撑一把油纸伞
等待你路过雨湿的石板桥
而我终未敢借与你伞
只因怕你消失于塞北的荒野荒道

看
那些曾错失的美好

都是我小心再小心的
情烧



辑二：想到我们同样的归途，我们
沉默

拐杖

他钟爱那支拐杖，那根长年累月
裸露在身体外的骨头
他们相依为命，搀扶着在人世颠簸
偶尔拐杖荡起的尘土，像轻轻的叹息

他坐下来，那根拐杖就倚墙站着
有时他会想，拐杖活着是为了什么
站立或前行，似乎都不是它的意义
他只是将它当做武器，延续生命的固执

他喜欢凝视那根拐杖，像凝视镜子里的自己
它多么像雕塑。包含根、骨头与生命
支撑起一座废墟，而选择沉默不语

他想试着也做一次拐杖。但他必须
把骨头掰弯、掰折、掰成没有棱角的圆弧
好让生活扶得舒服一些

必须涂上油漆，阻止身体内生出的毛刺

必须马不停蹄，被生活驱赶，走向荒诞

“其实没什么两样”。他这样想

苟活

但我一定还热爱着什么
比如我反复提及的，所有微小的事物
露珠、蚂蚁，或者
一枚小小的、失落的纽扣
我说不上有多喜欢，但至少
它们不会使我的诗歌阴暗
我的诗也是小小的，有我年纪轻轻
就挤出来的血。我从不避讳
多么神奇啊，我把病症写进诗里
仿佛我就痊愈了一样
我还活着，我靠什么苟活
靠我乱糟糟的诗？靠我每天
把生活的鞭痕，一次次抽进诗里？
但我从未想到过死
但
我一定还热爱着什么

暮年时遭遇一处盆地

一颗平原的心

终究躲不过这

负数的山峰

植被葱郁

干巴巴的我

无法填补这后半生的荒谬

“孤独是一颗星球”

当我在暮年遭遇一处盆地

这 一个人慢慢走向棺材的孤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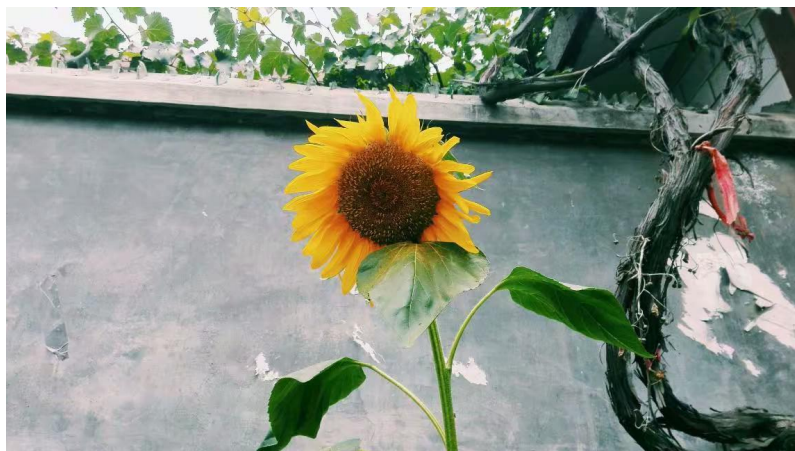
从山峦里挤出的夕阳残光

从死里挤出的活

“河山大好，暮年仍需跋涉”

——在盆地收集的前半生的阳光里

我抬起头，灵魂开始润泽



饮茶

一池春水，他呷一小口

饮下

清涩，温婉

水草摇动。先生闭目

他看见一条

小舟自湖岸飘摇而下

睁开眼。湖岸上

的釉色女子

低头抚弄

一支蒹葭

颠簸

路途颠簸。黑暗中

大巴剧烈摇晃了一下

接着，肉体摇晃了一下

命运摇晃了一下

我说不出口的疼痛

剧烈地摇晃了一下

一生中还要经历多少的颠簸

每次摇晃，都害怕灵魂

摇晃出这单薄的肉身

透过大巴窗口看月亮

——黑暗宁静的夜晚，灯火零星

没有颠簸，甚至很难相信

此刻，我们正行走在这

孤独的人世间

唉，这无法预料的颠簸

让我又恨

又爱

丢掉偏旁的人

丢掉偏旁的人，陷入喋喋不休的
沉默。暗处的江流隐匿，
只有窗帘 泄露一些波浪。
你埋下头，肩膀颤抖，藏起来的脸
像绝望的留白，让我感受到忧伤
的巨大。

我有意拨开浪花，泅渡那条江流。
而月光的温柔
在于 它在悲恸之人窗前的止步。

“你会找到新的偏旁，变成新的字，
在不同的地方为人所知。你会努力
忽略曾经丑陋的自己。
包括我的 两个犹豫。”

我好怕我笨手笨脚，

强调了你不堪的悲伤。

有一个夜晚，风很大

有一个夜晚，我透支了所有的风
摩托车双轮横筋，拼命拍打着时钟的秒针
父亲驾驶着一场 艰难而坚决的奔赴

有一个夜晚，风几乎要吹漏父亲的胸口
我在他无力遮挡的小部分冷里冻得狰狞
我们沉默地打破了 路旁松树排比式的忧伤

有一个夜晚，我系错了所有的纽扣
院子里的风使我们不停打颤
有一个夜晚，我和父亲铜钟般久蓄的悲伤
被风击打得沉重而哀远

清明

二十多年了

他们各自耕各自的田

各自生各自的病

各自过各自的苦日子

清明时节

各自上各自的坟

各自燃各自的鞭炮

各自烧各自的纸钱

各自拜祭各自的祖宗——

相同的坟里埋着的相同的人

只是二弟来时

搬开了路上大大小小的石块

大哥被儿子骑车带来时

扶正了坟前被风刮倒的松香

两片黄叶在凋落之前

突然明白了根的含义

命运

过年了，父亲用面粉袋
提回一只兔子，据说有四斤重
我们看它时，它缩在袋里
像一团大大的棉花，软而轻
三双眼睛同时看向袋子里
它仿佛跌入猎人的陷阱，不停发抖
丢几片菜叶进去，没吃
袋子提出后，地上多了一片尿迹

第二天，我看到了破碎的尸骨
父亲自豪地讲述着“作案经过”，包括
刑具与法场，刽子手与围观百姓
我平静地倾听，喉咙失声，
之后好几顿兔肉，我都提心吊胆

一个月后，我去楼上取东西
赫然发现一块木板

一张伸展的兔皮，钉在上面

我盯着，愣了好久



2016

2016 年，父亲依旧扛着编织袋
拖着疲惫的双腿
眼神空空，奔赴郑州城的背面
车站送别时，他步履蹒跚
坚持一个人走向临行的汽车
我和站在身后的 2015，都未来得及扶他一把
车辆缓缓开动，逐渐没入汹涌的
人流与车流。低头拭泪后
已认不出父亲乘坐的那辆车
父亲回家时，是元旦前一天
2015 给了他一场雪花与满头白发
如今他走时，元旦已过，春节未至
2015 回头时，并未从茫茫人海中
认出我的父亲

记一个长辈

风尘仆仆赶回家。母亲要我
参加一个和我曾祖父同辈亲戚的出殡

按我们当地习俗，我该喊他“老爷”
我记得他爱笑。慈祥的笑，黑褐色的笑
像村头佛洞前空心却葱郁的老槐

小时候，我曾抛起一只蚱蜢
直直落进了他盛满面汤的铁瓷碗
他惊诧地夸我，“扔得太准”
我竟从他的笑里，读出了和蔼的表扬

世上很少有人，捞出那只蚱蜢后
不弄死它
然后看着我惭愧担忧的眼
笑着把面汤喝了个精光

春天的叛乱

许久未见，她脸上多了沉甸甸的慈祥
她提起山上新建的寺庙，寺庙里不断的香火与经诵
提起人们虔诚的叩拜、紧握的佛签
以及木鱼声里沉重或轻盈的祈祷

她提起叩拜后，那场更加充满希望的春天
提起苍蕙花开十里，熏风怡人
提起繁盛的桃花像春天的嫁妆
丝毫不提，身体内部令她草木皆兵的叛乱

她说，带我出去走走吧
轮椅上她告诉我，这次让儿子回家
他答应得很爽快
她让我给他，摘些路旁紫红的桑葚
她一阵咳嗽，手帕上的红
让她想起老头子生前第一次送她
她转身，羞怯着不敢看的玫瑰

“老头子，恐怕我还不能去见你哟！”

——一阵春风吹来，她感觉春天的支援

令她与这场叛乱

打了个平手

春天的西子湖

颗粒状的鸟鸣掉落湖里

湖面的波纹，跳跃着粼粼金光

我愿意整个下午躺在草地上

呼吸这拥挤的、没有秩序的花香

跟我来吧，这世界会是灿烂得

让你睁不开眼的模样

你什么也不用对我说

包括，你已不治而愈的忧伤

生活

网上写诗

破折号总是分成

两段

仿佛我解释的途中

有一刻——

突然疲于解释

仿佛我叹息的途中

有一刻

突然明媚了一下——

夜

你习惯于走进夜的茧，试图逃避
带有消极魔法的咒语。是的
逃避。也只有逃避了
夜的长凳，收留一些和它一样凉的人

你遇到唯一的巫师，你不能还手
对于白天也把影子当披风披起的人
你只能逃。你发现自己像极了光
给万物影子，而自己没有影子

你是少数，把夜当做手帕的人
夜很薄凉，同时也有丝绸的柔度
你穿着睡衣，对夜没有任何防备
夜像一座洞府，你捂住疼痛，自己给自己手术

你离开夜的时候
发现自己并没有成蝶

一场灾难

村民们说，这暴雨，二十年不遇
它从山上冲下，试图对低处的乔家屯进行一场洗劫
石块，在洪水中裹挟着。我于是撞到了水坚硬的一面

我撞到了水坚硬的一面。当然更多人也是
水遇到一堵墙时的折叠，如一支遇到抵触的剑
他的土胚房，倒塌在夜里，暴雨逼他做了一次排序题
遗憾的是，他只排完了妻子，儿子，被子
第二天，他到处问有没有见到水里漂着的钱

二十年不遇的大雨，让行走在人间变得更加艰难
生活艰难的人，往往更要面对附加的艰难
这样的暴雨更像一种挑衅——

李叔的三轮车被冲翻到沟里，救上来时
人们发现，暴雨已经逼他，露出了最坚硬的骨头

骨头不仅为了站立，更为对付人生的磕绊

此次暴雨，差点要把他带去了，张老汉
像一截枯树枝，在洪水中拼命想抓住什么
一生磕磕绊绊，最后要不是，给石礅绊了一下
.....

这二十年不遇的暴雨停了。建东叔
眼睁睁看着，大队的挖掘机捅破山墙。眼眶湿润
政府和老天爷一样，都是天。天会给他补偿的
挖掘机只是在模拟，和夸张暴雨的肆虐
这二十年不遇的暴雨啊，我活了二十岁
还是平生头一次见

一支死掉的笔

G，我曾买过一支昂贵的钢笔
第一次用它，为你写了一封情书
我惊讶于，那些心事和字迹一样美丽
四月天很艳，那些字迹，你读着很暖
——送你与否，情书都是要写
你拒绝与否，我都与你的爱情有关

G，后来那支笔憔悴了一些
掉落的黑漆，掩不住刺目的现实
你走之后，心事无处抵达，写信而不邮寄
怕露水沾湿，怕邮递员没我一般小心
台灯下我一行一行，一页一页地写
那支笔像我，肚子里装满夜色

G，最后那支笔还是死了
后来它不再写信，一遍遍复述你的名字
一遍一遍，直到你的名字成为遗言

它一定经历了深深地绝望——

墨水干涸或满溢之时

也许，第一遍复述，它便预知到了自己的死

关于核桃的比喻

父亲年轻时

想当一个

作家

但失败了

他从不和我们

提起此事

有一天他拿着

一个核桃

得意地说

要是拿核桃

比喻一个老人的脸

皱纹密布的脸

该是多么贴切啊

我盯着核桃

并不觉得有多么高明

甚至夸张至极

直到抬起头

看到父亲

的脸

大山

大山一直威风凛凛

直到有一天

工业化的牙齿

噬咬得大山露出了

白色的骨头

想起前一年

自家的田地被邻地

挤瘦了一米多

母亲从大山的伤口处

搬了几块骨头

搭成石界

两家的春天从此再也没有

争过

断梦

又一次，我用一道缝隙

隐忍

一场风暴的恻隐

无能为力。只能让风暴

在缝隙的狭口中

变慢

变成一声叹息。是的，

亲爱的父亲，对你，我有

恻隐之心

在您熔浆翻涌的活火山前，

我不敢，也不能

雪崩

我只是逃到远处的田野

写了很久前你也曾渴望的诗

关于

翅膀、飞翔和春天

蝴蝶：伪装者

美丽是宝贵的。尤其在
伪装成一片枯叶时的阴险
如果被探照灯的目光所注视
夜的披风掉落
那美丽的孱弱
必将如蜘蛛般结网
只在夜晚开放的白花是她唯一的
上线。召唤出的鲜血——
策反你内心的暗器
你举着她供出的避雷针
在电闪雷鸣的雨夜
去邀功请赏。直到死
你都诧异于雷的咄咄逼人

槐花

槐花开得真好

母亲说，跟我去摘些来吧

她摘槐花的动作，胜过手执画笔勾勒线条的熟悉

她笑着说，你们这一代

可能不了解槐花的意义

那些年闹饥荒，人们食不果腹

被逼向大地索要树根和草皮

人们围着大锅抢汤水

不知哪一个，就会被推下锅

成为大声喊叫的水饺

刚成为母亲的女人们奶水枯竭，

自身难保。她们甚至

交换骨肉来填饱肚子

后来一群蝗虫救了人们一命

饥荒慢慢好起来

开始有漫山遍野的槐花，供人吃

也供人欣赏

母亲常常在午后的树影下画它们
那白色的、小串的花朵
仿佛幸福还很小心翼翼，不敢招摇
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
母亲爱槐花。它们让人生存
让人在生存之外
越来越关注那些遗失的美好

家乡的路

离开家的时候，路还很瘦
那时它还没有骨骼，下雨天流出的泪
灌满我的车轮割下的
深深浅浅的伤口
如今，这条路慢慢变宽
它微笑地送更多人走出去
那些伤口因我的常年未归
已结满水泥的痂

接吻

微博上说

接吻的方式有九种

评论里

好像最受欢迎的是第八种

我一脸不屑

发表评论：

我最喜欢

自由发挥

老房

“终于能安心睡个好觉了”

——搬进新家了，母亲说

老房总是太宽容了

它总给蜈蚣、蝎子

留下秘密暗道

让深夜的汽笛声

进来留宿

让夜里乱窜的老鼠

蹬断它的血管

太宽容了

让我们的梦境都

摇摇晃晃

其实，老房是个养鸡场

它也曾有过

倔强与忍让

有过名声

有过父亲宫殿般热爱的

传奇与岁月

我们离开之后

它将渐渐衰老

总有一些爱

让人无法理解

就像老房

存在

竟是为了我们

有一天安心地离开

——“晚安”

生命终将归于寂静

人生来孤独

都渴望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们喃喃自语，我们大声歌唱

我们谩骂、呼喊、嘶吼

我们渴望喧哗

似乎交谈起来，才不会被世界抛弃

我们在交谈中透露谜面

无人来猜，我们继续透露谜面

我们都是草，遇到越来越多

被野火烧尽了的草

春风吹不生的草

我们不再忍心喧哗

想到我们同样的归途

我们沉默

草

像草一样，我总是善于对人间示弱

某个时候低下头。俱于仰视

比如一场暴风雨

我把骨头藏在根上。自一棵树

被雷电劈断后，学会隐忍

我知道，后来的春天，对它而言

都是残疾的

在这个人间我必须小心翼翼

必须。小心翼翼。人间太美好啊

生命。又太脆弱

也有不甘示弱的时候

比如，野火。后来就烧成了春风

所忘记的话语

许多话说过，但我都已忘记
或许，它们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着
它们是年轻的，有鸽子从中间飞出来
或柔和，或锋利，它们
曾让你雀跃或哭泣
我们攀谈所织成的网，它整张丢失了
但那些话，我相信，一定还薄薄地年轻着
我喊你的名字，有鸽子飞出来
那张网，隐约地摇晃了一下
我只扯住了几根线头
我握着它们，泪流满面

鬼故事

一个人走夜路

感觉有人尾随

回过头

只有自己的影子

继续往前走

仍感觉有人尾随

我盯住自己的影子

缘于自身的陌生，令我感到恐惧

辑三：爱到你从此遗忘了，身体里的
扳机

漏斗

刚吵过架。他想给她
一个惊喜
他走过去，从背后捂住她的眼
听到她嗔怪的声音
“哎呀，别动”
他转过身。妻子正认真地
把油从油壶，倒进小瓶子里
阳光和油，金黄如爱情
那个小小的漏斗，就这样
把多余的波浪
变成了细水长流的日子

手术台

他曾给一只麻雀动手术
那是孩提时。他举着针管
瞄准它大腿扎了进去
它太活泼了。当然并没有病
他注射的也不是药，而是浑浊之水

我们曾一起，看那只麻雀
从活蹦乱跳到奄奄一息
它全身浮肿，张着嘴发不出声音
最后一动不动
整个过程，我们都很快乐

二十多年过去
我们越来越像那只麻雀
怀着体内的浑水，一句话也说不出

童话

以后我的女儿问我

爸爸爸爸，世界上真的有鬼吗？

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

有

不过它们不会出来吓你

它们也和你我一样

忙着在阴间相爱

如果有一只鬼

偷偷跑到了人间

那么那些地下的鬼

便会想念它

如果一只鬼面目狰狞

躲在暗处

吓了你一跳

你身后一定会传来

咯咯咯咯的笑声

一枚张开的发夹

它总是合着，体内的剑从不示人
总把肉体当剑鞘，弯曲、凹陷自己
如折叠的腰身、贫瘠的乳房；
总把自己插进生活的泥沼
选择最顺从的弧度，包括咒骂与家暴；
它总是合着，总把肉体当剑鞘
最多也只在张合的临界，有轻微声响；
合着，始终保持在不被折断
与不伤害手之间。而此刻
它是张开的，露出小小的锋刃：
每晚八点，它在咒骂声中练习瑜伽。躺下、单腿抬起
对生活，仍有重塑之心

逃港者

水警巡航

正值水退

水警知道

此刻水中也定有

从大陆逃出的

逃港者

他们可能是城里

派到乡下的知青

弯着腰干农活

可能是被批斗者

一辈子直不起腰

当然也有想踮起脚

够到更高生活的年轻人

可惜

他们遇到了水退

水警发现了他们
他们的尸体
在淤泥中站得笔直

电线杆

寻人启事贴上去

电线杆在找骨肉

小广告贴上去

电线杆在谋生

“重金求子”贴上去

电线杆在诈骗

通缉令贴上去

另一个电线杆在逃命

黑夜里，电线杆举起的光

极其微弱

一把铁锤落在了他的生命里

如果十一楼落下的那把铁锤

落在了十米开外

他顶多唏嘘两下

如果十一楼落下的那把铁锤

正好垂直砸中他

他甚至一声也不会喊

但巧的是，那把铁锤

偏偏落在了

他半米远处

这就不得不，使他感到悲伤

钢筋工

他们把盘绕着的

沉重的、执拗的钢筋

放进机器里抻

抻得直直挺挺、规规矩矩

没有一丝弯度

就割断

一根根横放在一起

那些可怜的钢筋

在地上躺着

那么直挺，那么规矩

却还是没办法

直起身子做人

不倒翁

怎么扳它

它就是不倒

当然你可以

轻易把它踩碎

但这毫无意义

对于一个老翁

赶路已不再重要

不倒

即是最大的幸运

你若剖开它，会发现

你体内也有这么一块

橡皮

泥

睡纸箱里的流浪汉

白天

他把纸箱折叠

睡在纸箱外面

夜晚

他让纸箱鼓起来

睡在纸箱里面

夜晚时

他听到另一个自己

在纸箱外呐喊

白天时

他感到另一个自己

在纸箱里疼痛

掏耳勺

我甚至为拥有它而自豪

一位民工大哥铜线做的掏耳勺

它勺头精致的扁平

必定受过生活的锻打

勺尾打了个环，回头对勺柄一圈圈环绕

类似于大刀的刀柄

该是多大的力，才让它忍受了圆环状的弯曲

好让生活捏着它，更舒服一些

它用圆环保护起它圆心连成的笔直

构成一种看不见的力

让它看起来随时都会

出鞘

秋天

信纸一般的，你把悲伤的日子对折
开头与结尾 被你折叠成一种怀念
这样的時候，一阵风吹过
突然你感觉秋天来了一下。又走开了

后来落叶啪嗒啪嗒地掉
候鸟飞过的天空，越来越像一道
无人问津的伤口——
秋天就真的 不知不觉地来了

被秋天啄过一下的你
伤口里还藏着被关住的疼

秋分

那些潮汐一般的年轮

在我体内轰鸣

岁月流转无声

表盘上二十四个刻度

每更换一个名字

都使我

大为悲伤

树上的秋

叶子背面隐藏的

可能在秃枝上

也可能没有

我绝口不提，秋天最密集的时候

每一棵树，都在落叶的仪式里

繁殖年轮

秋季的一天

这一天风从冬季穿越过来

这一天有雨水落下

这一天很模糊，世界安静

有大朵的往事经过我

这一天很平淡，像我以前的

每一个日子一样

这一天，我没有太多的悲喜

仿佛这就是我的人生

树

如果你喜欢给一片落叶看手相
你就能读出它的生命线
预测年轮被锯子拦截的时日
就能读出它的事业线，知道树木
在房屋上多少年会腐朽

可以读出树的脉搏
和大地的温度，树体内的河流
以及一些别的东西

那宽宽的树叶
不像一只只舒展的手掌吗
从一开始，它就在放开着什么

它那么热烈的生命啊
也懂得给冬天让路
以至于一些叶子拳头还没有握住

就被树摇落了下来



一些美好的事物也在向我聚拢

秋雨的潮湿在向我聚拢

白茫茫的雾气，向我聚拢

冬天向我聚拢

不可拒绝的，一些往事的影子

拼命地向我聚拢

不远处，一些美好的事物

也在向我聚拢

一本诗集，在向我聚拢

一件棉衣，向我聚拢

树

我喜欢靠着树

良久地站立

直到自己，也站成一棵树

在落叶的仪式里

繁殖年轮

不眠

游啊游，在深夜里

一生有多少的时光走过，眼前

就有多少海藻。张开翅膀

扑向你

像你翻来覆去的样子

一艘艇：摇摇欲坠

你沉默是因为，你身体里也有海军

你答应你，给自己刮鳞

田间偶遇

这样也很好

若干年后，我静静死去

和眼前一样：

有一只鸟

在我遗落的头骨上

唱歌

灯火

夜是燃料

你是屋子里唯一的灯芯

月亮是引火物

——是茧也是子宫

——是疼痛亦是光源

“你身体里也有黑”。

有一天，上帝会路过

这黑黝黝的人间

舟车劳顿，前路渺茫

他提起这尘世间唯一的灯

雨中暮色

村庄捋了捋炊烟的胡须

那温暖的肉香，仿佛来自前生

一扇窗子还敞开着

看雨从来生来，落往过去

一只大鸟飞入我的身体

暮色中的啼鸣，是觅食还是归去？

万物脱去颜色的桎梏

我看到饥饿的村庄，在低声地哭泣

九月的田野浩浩荡荡

有太多东西值得去爱了

比如：九月的田野

你要像玉米一样结实地去爱

像身体里的白，浩浩荡荡涌出来的棉桃一样去爱

像从来没有爱过一样

狼吞虎咽地去爱

爱到每一次都像是在赎罪

爱到你从此遗忘了 身体里的扳机

借我舍利

风拂动草原的经幡

此刻，哪里有马儿在饮水

上帝，便在哪里沉思

骑在马背上的人，挥舞着牧鞭

一颗滚烫的中年之心

拒绝讨论生命与来生

围着篝火的男人，胡琴里长出藤叶

继续弹下去，会长出什么？

——夜晚降临，万物慈悲而孤独

“把你身体里的舍利借给我

然后我们一同死去。”

辑四：月光的温水，煮着鼾声彼涨
的青蛙

满月谣

1

那永恒的皎洁之光，使狼啸声
再次打结。我听到示威过后呜咽的
尾音。——一只狼有陡峭的孤独

2

捣衣声锻造着夜的台阶。镜中人
落入梦的纱帐。一片花瓣轻易将人
灼伤。——月光好打磨身体里的锈迹

3

那永恒的皎洁之光，使山岳
泄露棱角。银色的松涛有使命说出
沉默。——连山有盾牌般的孤独

4

远笛悠扬，吹奏者吞吐月光
流水从故乡源头涌来。舀一瓢浪花
入眠。——一尾鱼游进谁的梦乡

失眠贴

深夜睡不着的人，都在发光

发光的人真多啊。像天上的星星一样

于是没有了光

我真羡慕那些睡去的人：幸福地关掉自己

和黑夜心照不宣

也有一些人抱憾睡去

他们躺在床上，神思飘到窗外

看着那些高楼。多么孤独

多么像墓碑啊

后来，睡眠不再是一件挣扎的事

月光的温水，煮着鼾声彼涨的青蛙

夜晚是如此明亮

没有人能照亮自己

走廊

你走过走廊

就像走过一张车票

风把它从你口袋吹出来

展开泛黄的脉络。你越走越接近于

一个没有枝节的人

风吹着你白茫茫的帆

从你体内，带走潮湿的你

你每走一步

生出一个鳞片

你看不见的

车票早已被风吹起

一个虚无的你将它收起来

它被你不停摩挲，直至返青

哦，你忽然恍过神来。楼梯口

像码头一样。

风，摆动着你的口袋

你再看来处，已隔了青与黄的距离

恍惚

三月是个瘸子

常常趴在我窗边

低吼

我指着远处。风筝在那儿

他就跑开

用一只脚

从来不说告别

山坡

有时你躺在山坡上

万物静默

草芽在风中保持着最初的懵懂

树木是柔和的

只有风来

才会像茶叶一样地飘浮

河流真好，只是流呀流

它自己，也不关心源头和归宿

云总是很高，很高

像人间冒出的热气

我清醒，我是个泡茶的人

却还是躺在人间

这个巨大的茶壶里

在山顶俯瞰郭家窑

这里，阳光是沉默的

小路上摩托车的轰鸣是沉默的

扶着锄头的老人

对着白云长久的仰视

是沉默的

山峦也是沉默的——

它们的沉默具有千年的理性

四面环山的郭家窑

它在早晨轻微的喧动

是和陶缸里的水一样

终将恢复平静的

郭家窑的沉默是低的

是让俯瞰的人

只能静看

不得不保持沉默的

一只鸟响亮的鸣叫

把村庄的沉默

又拔高了一些

春天的事像白云一样

从逸夫楼到图书馆
有一千二百二十八步
这是一个忧郁的女孩告诉我的
她走路爱低头
总是避开春天
在很大的太阳下
如一棵树
洒下让人欢喜的阴影
她又像一只随时
会扑棱棱飞走的鸟
从不透露心里
那些铃铛一样的事物
有一次，我看见她在奔跑
脚步慌张
我就仰望那天空的白云
有风路过我——
叮呤、叮呤、叮呤呤

证据

对世界来说你有多重要？

亲人朋友把你看得很重吗？

父母们总会死去。

你的漂流瓶，沉入时间之海。

我有无法遏止的悲伤。

我存在的证据，它多么无力

瓶子里的诗：我的肉体；它多么轻

“我的照片，曾存在那么多人的手机里”。

玉米杆

母亲把它们看作近亲
是黄土地结出的同类
同样有青涩的年岁
同样把身体里的子弹当果实

现在，母亲要烧毁它们
在夜色的掩护下
那升腾的火光，没有驱散黑夜
反招来了
村支书的追吼

“到了明天
一定要翻一遍地里的泥土
把冷却的骨灰给埋掉”。
母亲这样想着，在黑夜里奔跑
身影越来越小
像子弹，冲向它的靶

蝉说

旧椅子上他枯坐着，如树干上
闭目养神的蝉。烟斗里炊烟袅袅
膝前几多欢笑，人间香火味浓郁
他的儿子在前面跑，一眨眼
变成了他的孙子。他已很久不会去想
过去的事情了。儿孙们令他倍感欣慰

他喜欢看他们绕着自己跑，那时
他会爽朗地笑。会给他们讲自己的抗战故事
有时情绪激动，便会站起来唱几口京剧
他的孙子在前面跑，一眨眼
便消失无踪了。其余的孩子们呐
跑着跑着，就跑进了年轮里

他感到说不出的心酸。他何尝不是
一只真正的蝉呢？
背后的苦难，举着绿色的锯齿

岁月不动声色，却有坚硬的喙

他突然恍过神来，睁开眼坐好

重新点好烟斗。短暂的睡梦让他悲伤

他凝神细看

周围，只有掉落一地的烟灰

鸡毛毽子

姐姐，还记得我们一起踢毽子吗

还是你教我的

不过，你总是没我踢得高

我能踢得高过我们的房子

你看着我笑，还可劲儿夸我

我踢呀踢呀，越踢越高兴

一个超常发挥

就把毽子踢进了

房顶瓦片的空隙中

姐姐，我们曾一起对着房顶悲伤

我们太小了，谁也够不下来

搬来梯子也不能。太远了

而爸爸妈妈又总是太忙

后来你哭了一顿

可一点也没怪我

姐姐，后来我们又有了新的游戏
跳皮筋儿，和你的伙伴跳大绳儿
你总是有那么多的小伙伴
你带着我一起玩
我们一起玩各种新鲜的游戏
谁也没提出再做一个毽子

姐姐，后来我们相继长大
已经不能变着法玩游戏了
你不上学了，我在上学
你出去闯荡，我在上学
你在北京，一个月拿着 4500 的工资
我还在上学
后来你结婚了，后来你有了小佳彤
我变成了在外地上学

姐姐，那次回家，在火车上我给小佳彤
买了个玩具。能旋转，能发光，能唱小苹果
她还不会玩，也不会喊我舅舅

她只会看着它笑。姐姐，你也就跟着她笑

那年过年，我们一起打羽毛球

你打不过我，你说我长大了

你问我大学的事，我笑着说：挺好的

你也笑着没说话。发了一个球

那个球很高，我们俩望着它，等它落下来

像当初那个鸡毛毽子一样

姐姐，你结婚后，几乎再没去过我们的老家

这个养鸡场已经废弃了。除了母亲，在那里种点菜

几乎再也没人去。父亲回来的次数不多，也很少去那里

这里种着很多的菜，绿油油的，很整齐

仿佛从来没有废弃过。水泥墙上，仔细看还能看到

我们小时候蜡笔画过的奥特曼痕迹——

姐姐，十三年了，十三年了啊

那个鸡毛毽子突然落下来

我一无所措

晒被子

上楼晒被子。阳光大好
那些黄金，一点点进入身体
这时候，要边晒被子
边抬头望一望。想想开花时候的事

有陌生人也在晒。垂着头
迟暮的向阳花似的。你不信他眼里
只是被子。“有闪烁的忧伤”。他慢慢
走近你，在楼梯口瞬间消失掉

他进入你的体内
以影子的身份幽居

清明小假

回家的人，晒美食

相聚的人，晒友情

旅行的人，晒美景或恩爱

我躺在宿舍上铺。把他们

发布的照片，一张不漏地翻看

我相信那些照片，它们

也渴望被看到

“只剩我们四个了”。空气异常安静

我没有说出口

此刻我们，躺在各自的上铺

手机屏发着幽蓝的光

我们，像身处大海

漂流着的四截横木上

树

树长出枝桠

树怀了路的孩子

许多路进入它体内

成为年轮

但它从不示众

原地沉默是必要的

一生的路途

不过从来处回到来处

幻境

一场风使我一贫如洗
一阵沙将我吹向来生

我抵着两扇张开的门
向你呐喊。声音迷了
你的眼睛

下午

我要和你一起享受这个下午
搬两张椅子，晾在很大的太阳下

闭上眼，什么也不说
直到我们，从麻雀变成树枝

果实是沉重的，叶子是迁徙的
后来我们苍老如树皮。但爱上了它

偶尔我们像两条路。倦了
就互相搀扶着，走走自己

车站

人们被来来往往的车

牙齿般切断着

咀嚼着

一些人被汽车吞进去

一些人被吐出来

下车的人拖着身世

一部分，有呕吐物的狼狈

后来一辆车把我吞进去

越来越快

越来越饥饿

我剥掉泪水与血

车把我吐出来时

我成为一块骨头

乌鸦（组章）

1

乌鸦啼鸣，准没好事发生。

乌鸦，这个特立独行的侠客，百鸟朝凤时没有它，莺歌燕舞时没有它。

它独守着那棵老树，衔枝筑巢，孑然对抗夜色的薄凉。

它嘶哑的歌声，势必引来挑衅的石子。它仍无畏地站在树上。

像一面黑色的旗帜。

2

格子楼，曙光初升。

居民们晒起宣言，污水肆意地流淌。

打太极的人，柔中蓄势，如一股炊烟有力量的叹息。

美声歌手声线亦俗亦雅，吟哦着祖国的赞美诗。

东边的树上，一块石子冲上来。

阻止了乌鸦叫卖夜色。

3

乌鸦是警觉之物，叫喊声逼它从夜色里起身。

失火的格子楼，火舌快舔到它栖居的老树。

它竭力啼叫。被以为是在巩固倒霉的预言。

一颗石子的信仰，穿过烈火的战吼，击中荒谬。

4

它落下的身影，如鲁迅的木刻画。

掉地，就变成一块煤，蓄藏祖传的火种。

是的，它的叫声也许本来就不吉利。

上次它啼叫时，另一只乌鸦，差点衔走了一块岛屿。

辑五：后来，一些日子慢慢结成琥珀

吹口琴的人

异乡人于前奏中模仿火车鸣笛
离站时，羊羔初生犄角
车厢内的簧片，体内的高音在铁轨下
暗暗生疼。中音区的阳光
未照到栅栏前的泥泞上

铁皮门的口腔，吹奏着黄昏的水泥路
一辆吉普驶出低音。琴腔里的火车
为弯曲的音符沉默
羊羔年复一年，继承着温顺
异乡人于尾奏中提起当年的行李

弹吉他的人

光线昏暗而暧昧。我拉着一个
粉色的中音，一同跑进琴箱里
木质门关上，扫弦的雨声里
她在沐浴。另一个音符，忐忑不安

唱者的喉结在蠕动，渴望水
而和声羞涩。六根舒畅的筋络
他拨动，一个城市的雨水
从琴箱走出，老式唱机里跳过舞的音符

弹琴的人

在舞台。对着镜子弹奏自己
和血管里不安的喊声
操纵黑与白，一支军队踏步行进
他很渴。他说在琴键的树林里
有梅

在树林。对着老牛弹拨自己
和三生石上细细的命脉
拨出河山，在婉转的尾音后拱手相送
老牛凝视后，又望向远方
余韵如梅般甘甜

减肥记

孤独如暗火:没有风来吹，不会燃烧
大多数时候，它只静静地灼伤着自己
一个人活着，太轻了，而你还是时不时的
掂量下自己。你奔跑，不如说是溃逃。
一些事物纠缠着你，在你身上不安地摇摆。
风很大。你身上有船夫，有橹，有暗潮涌动
唯独没有彼岸。

你更轻易的，分泌出体内的盐。来不及结成岛屿
就被抹掉了。人间的热度也在灼伤你
你的喘气像在极力推开着什么。一只风筝带不走你
只牵扯着你的思绪。“多么遥远，多么美”。
你并未越来越快，而是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天上一天，地上一年”。
你停下来，笑得轻松且精神
像个全然没有过去的人。

一支瘸腿眼镜

你正感到某种缺失。你说不清
镜片一样，一种虚无令你晕眩
这虚无有真实存在的证据。你有
与镜子对视似的迷惑
它的瘸腿令你不安，令你
在房间不停踱步。你有把它关起来的念头

你只好又坐了下来，凝视
一件破掉的衬衣、一把断弦的六弦琴
失了一片花瓣的玫瑰
你透过真实的虚无，看到了虚无的真实
那支瘸腿眼镜，被你一次又一次
嫁接上想象

空盒子

你才拿起，花苞就落了下来
干巴巴的树枝，鸽子合拢翅膀
你拿起前盒子是谜面
拿起后是歇后语。你的托腮
延伸出破折号般的触角

你在空盒里筑巢，偶尔啄下翅羽
等待叶绿，过去或明年的事
期间你反复拿起与放下——
谜底和隐语，被你的酒窝舀起
——“你是全部的果实”

双截棍

类似起风的湖面。你立在堤岸凝望
一把锁链倒映出的你，被挥舞至虚幻
你，并不知道，你在攻击什么。时而你突然停下
做一些垂钓之事。湖水的心脏
是隐匿的

你开始被狂风席卷：
双截棍，被舞得风生水起
溅起涟漪。你猛然收竿，船只晃动——
一些纷乱的水草，使你，向岸上漫溯。
双截棍停下，你松开手。让被握着的自己
透了透气

狼牙棒

把你的自私、贪婪、嗜血

集结到你的航母

这整齐的队伍，令你也有些悲伤

哦，这身体里的侵略军

你惧怕，丢掉你内心的领土

那尖锐的凸起，越来越像一座座坟冢

“埋掉的是什么？弑掉的又是什么？”

此刻草原宽广，月光明亮

飞镖

无非是你磨亮身体里的碎铁

继而投掷于夜色

无非是寄生于你体内的蝙蝠

繁殖振幅与靶心

无非是经历过淬火、水浸、锻打后

一种薄与冷蠢蠢欲动——

月光下真实的幻影，再次试图将你围剿

它们溃逃，或倒于锈迹。夜色

都未曾减少一些

而尖叫或呻吟，只隔了一朵血的花期——

你像是击中了自己。你始终无法看清

哦，从你身体里潜逃的

蒙面人

柳叶刀

那于门缝间凋败的，于石磨上返青
挤压、或光照，只使你拥有韧性的硬
你体内，究竟隐藏了多少笛声？你不清楚
月光下，你只推开身体里的锈迹

你在树林里劈开，一个个自己——
“实则是逼仄的过去，是另外一把
绿色的刀”。类似一种对抗或手术。你挥舞出柳絮
挥舞出体内喧闹的白
也被一片柳叶，障了目

地雷

昼伏夜出的人，倦于在白天

亦佩戴隐形的面罩

一枚闪电亦有明亮的脉络

“藏着根须的人，需要一颗惊雷。”

你毋庸置疑，大地上的孩子们啊——

上帝凝视。如同按节兴替的草木

此刻谁若知道，地雷的踪迹

地雷就从天而降

记忆的永恒

一定有潮水涌上来过，带走了披着兽皮的你
一定是你曾埋下种子，之后果实垂落、绿叶飘零
一定是你的影子曾回来过
摊开一些变形的日子，晾晒。
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就像这座荒岛
再也不是你争分夺秒的，那个办公室模样。
时间耷拉在桌案上，耷拉在你的兽皮上
那时你忽略墙上的“高山仰止”
在转椅上，不安地追逐着秒针
在咖啡里搅动风波
突然，那片潮水就涌过来了
带走了兽皮之下的你。
后来，一些日子慢慢结成琥珀。唯有远处的山脉
让你相信，一些事物与永恒有关

梦

当侧脸从脸庞中分割出来
自由，便不再是一件不齿之事。
你早已产生倦怠，不想正面示人
但，只有在梦中
你才敢接近那片海
才允许自己，心中有海豚或暗礁

窗帘半遮着，正坐或仰躺都不太合适
现实是沙发，也是火炉。
鹿一般优雅的你，象一般舒缓的你
那个女人，就要醒来了——
侧脸回到脸庞里，裂痕不复存在
但对你来说
并未完成一次治愈

呐喊

说是呐喊，不如说是你对扭曲的时空
倒吸的一口凉气。谁心中藏着海
就拼命隐藏它的侧面
但，你已开始让一些船搁浅于岸
你能喊来什么？海与陆地
已构成你的牙和牙床
飞鸟，抑或熔浆？你体内隐藏的哨声与火山

你站在最后的求生通道，熔浆烧死飞鸟
在天空飘成一种旗帜。
“你的肉体，即是你的刑具”。你身后不可预知之事正在发生
具象的你走向抽象的你
饱满的你走向枯竭的你
神灵的你走向鬼神的你
它们走近你、穿透你、远离你，惩罚你也解救你
你仿佛听到水火临界处，一种消灭与新生

坐在红沙发上的女人

女人，你太久处于黄色的苦闷
以至于，身体的一部分，出现了逃离
这不碍事的，比起药丸你更需要一颗子弹
它终将会回来，带着鹰钩鼻和军装
以及，粉色的浪漫与红色的性欲

女人，看样子它已回来了
你给自己穿上黑色腰带，防止它出逃
你身体里狐狸的部分显露无疑
你要的它都带来了。看样子还不止这些
是什么，让你依旧苦闷不语

听我说，女人，我们都厌恶了战争
它让你抑郁与畸形
硝烟之境的人
都有着相符的病症

河流终会消逝

沿着白河走一下午，依然没能走出命运的
雾霾。预言说：太阳将在五十亿年后消失
我开始有点担心。月亮是否举起它的反光
该问题到明天再没有意义。河流终会消逝

晚上的白河开始翻涌。相比下午的镇定
有着些许失态。岸边的树木静默如谜
它们，是一颗舍利所孕育的庙堂
参悟的蝉，从壳中出逃
任何永恒与对抗，亦将随河流消逝

我开始分离出阴影。追赶我，索要时间和生命
我也是一种阴影：有一个我活在永恒之中
有天它会松开绳索，我会死去

像水消失于水中。而河流
河流终会消逝。它熟知自己的命运

它早已忘记那些绝望的水

尖叫的水。但出于礼貌，仍保持一种翻涌

岁月不饶人

是的，你见岁月饶过谁？

村口那棵空心的老槐树，在一场暴雨后倒塌

我居住了二十年的老房，变成了

不会用颜色和形状说话的哑巴

村里那些野猫野狗，在无人的地方死去

岁月赐给的事物，它终究还是会收走

我曾以为，那个打过我训斥过我的父亲

永远都不会老去。我的离家出走

我的哭泣，始终缘于一种威严的力量

那种力量，我以为永远不会在父亲身上消失

直到后来，父亲常常按下扳机

却发不出子弹

再后来，父亲的好多话，还未说出口就已生锈

人说记忆是永恒的，可记忆也会消失。

背影

所以你留下吧

你看，春天还没有走远

我还记得，你喜欢从鸟儿的啁啾中

拾捡红豆。有一面镜子

像一块小小的湖。你笑

它便有了涟漪

你总是把玻璃，擦得干干净净

天空直接就可以进来

那时候，我担心你会突然飞走

你对我说话时，我就偷偷藏起来

那些纷落的羽毛。你说

你最喜欢春天，也许会去南方追逐

那些鸟鸣，让你渴慕爱情

你说，你知道吗，一本书

其实最喜欢的是自己

合着的样子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沉默地

收集着羽毛。后来你飞走了

只留下了背影

而我想不出，留下你的理由

寒流过境

寒流过境之前，你羞于谈论一场大雪。

无根之人，将再次背起行囊远行。

冬眠。把自己藏起来

蜷缩成土地蛰伏的心脏。

深爱梅花的人，将踏过每一片土地

将泪水安放于脚印之中。

只有你，会把我的脚步当作虚假的春天

只有你，一次次按住内心

复苏的冲动。

我呼喊过你。风把那些呼喊

一次次重新吹回我。

此后我将独自面对

北风、冬雨、雷电，还有雪崩。

寒流经过你

你只是假装在地下。

火车行驶在深夜

一路上很平稳

几乎没有任何颠簸

你知道

这是铁轨

造成的假象

如果你在火车外

看见一辆火车驶过

而听不到内部的喧嚣

它对你来说

就像另一颗星球

如果你在一辆火车上

和另一辆火车擦肩而过

你注视车厢的内部

与车厢里的人

像一个梦，注视着一个

更加古老的梦

一定有一个人

深爱着我

但从未来得及说

开锁的人

年轻时我们拥有大把的钥匙

它们多得就像我们的时光

它们有的是重复的

有的独一无二

有的甚至锁已经丢了

我们走在路上

钥匙哗啦啦地响

那时我们，或许没有那么多的锁

没有那么多隐秘的抽屉

没有那么多潮湿的秘密

然而我们走在路上

钥匙哗啦啦地响

后来愈来愈发觉，钥匙是一种负累

为了减负，我尝试丢掉

越来越多的钥匙——

那些剩下的钥匙
碰撞出孤独的声音

但其实
很多锁根本一直都在
而我
也没有了钥匙

离离原上草

即使人类移居到火星去
那些植物，那些动物
肯定还是会
满足地生活在这片大地上
植物们，一年死一次
第二年又复活过来
动物们，十年死一次
下一代又代替它们活
动物植物们，心思简单
容易满足
代代都长得如出一辙
代代都享着同样的福
它们活短短的几年
仿佛只为了看看这美好的尘世
仿佛只为了，让它们的接替者
别等得太久

弱点

万物进入蜷缩之境

这是冬天了。我开始显露弱点

不停地咳嗽，流涕

寒流过境时瑟瑟发抖

冬天最接近一个人的暮年了

万物皆有弱点

万物皆值得慈悲

那些和平之境的人

与饱受战火摧残的人

当他们仰望太阳

都是同样的虔诚，同样的

犹如神祇

家乡河

当一条河流开始了它慈悲的流淌
它势必会唤醒，一个男人体内
冰封已久的母性

是从一片空茫的白开始
叩开春天的扳机
我允许并祝福它，裹带着泥沙石砾
携带着春意桃花
像一个男人一样粗糙地流
像失去一样地流
像原谅一样地流
像起义一样地流
像拯救一样地流
像男人的眼泪一样地流
像男人的体液一样地流
流成一种爱
流成

一种主义——

一个流累了男人

站在岸边

明白了一生所奔赴的

不过是一种慈悲

赴死

一颗孤独的蒜，小心地进入你的肠胃

它第一次爱一个人

第一次，粉身碎骨

胃腔里面是温暖的

消化的滋味是疼痛的

赤裸的蒜

洁白的蒜

辛辣的蒜

怀想自己也许是错误的

将牙齿视为近亲

“但，总好过于兀自腐烂”

“一生只爱一个人，可以吗”？

有人强掩痛楚

泪如雨下

鱼

常为身体里的荆棘所痛。游得有多快

刺痛感便有多深

鱼一辈子，也喊不出一句话

身体被沉默的编钟所包围

然而

逃离的欲望是多么强烈

一尾鱼，含着热泪

疯狂地冲向死亡的沙滩——

夕光偏移出，家家户户的窗户

你敲木鱼的手只是刚停下

无数条鱼

就在你的体内复活

夜晚的街道

走出住所，这个温暖的子宫
下楼梯。要一级一级地走
走错了就有倒下的可能
你要感谢那些栏杆，始终贯穿你的路程。
来到门卫处，检验合格
你可以迈出这座大门了
当你终于踏出大门时
务必记得回头看一看
然后，什么也不带，轻装上阵。
尽管你清楚自己的终点
你仍要穿过无数条黑暗的街道
中途路灯会熄灭
街道会堵塞
你要自己寻路，不怕跌绊。
黎明时你可能会找到目的地
然后在此，消耗掉自己的大半生——
回去不比来时好走

因为你老了，力不从心。

颤颤巍巍，你回到那段楼梯

尽管无限接近

但你仍然会倒在，那扇门外

在此结束你的一生。

一只猫

一只猫，从灌木丛中窜出来

窜进了另一个灌木丛

陨星一样迅疾

周围没有人

仅我一人看到它了

没有人能替我作证

确实有一只猫跑过去了

这让这只跑过去的猫

显得无比荒谬

这让坚持有一只猫跑过去的我

显得无比荒谬

为了结束这种荒谬

我决心拦截一个路人

告诉他

刚才有一只猫跑过去了

失态

一直以来，我好像都活得太镇定了

哪怕有多么疼

哪怕

有多么爱——

一个从未失态过的人

是多么的危险

静默如迷

我时常在走路时突然停住
以为这一切皆是梦境
然，没有什么比落在肩头
的落叶
更真实的事物了

会不会也有一些人
对着一片落叶而恍惚
像所有秋天的植物一样
略带忧伤
静默如迷

会不会也有一棵树
把叶子落进了
阴影里
过了一个湿漉漉的秋天

秋老虎（组诗）

活着，便骑虎难下了

不如坐院儿里
听一出折子戏
看一些叶子，从戏里穿越过来
落在尘埃冰冷的人间。
若你受不了戏里的悲欢
就把那台时光机关掉
要小心一些叶子，来不及
楞过神儿

人越老，越降服不了这只老虎

搬几只凳子，一张木桌
也无济于事
有人摆好棋盘，心中筑起庙宇
车马已远去。他们甘于
被时光落在后面

就像那只象，甚得你心

秋老虎也有它仁慈的一面

比如你站在田野里

看浩浩荡荡的棉花、谷子、玉米

我们赖此生存

秋天从不掠夺这些

它只掠夺一个人的年岁。

我们无比珍视

那些被它忽略掉的：

洁白。细小的爱。以及

弹头对准自己的子弹

时光凶猛，我们没有老虎一般的皮囊

就像柿子树越来越硬，而我们

越来越软。受不了太多磕碰

我们叶子落完了

第二年就不会再醒来

门前的小孩，够下树上的柿子来吃

他们吃掉皮囊

吐出舍利——

里面的苦，微微震颤了一下

蝴蝶

在所有春天的事物里
一只蝴蝶，实在微不足道
它那么小，那么轻
仿佛只是一片被遗弃的花瓣

然，你若凑近它，就会相信
那个另一端刮起飓风的传说
它，大到好像只有翅膀
没有轮回的五谷，和悲欢

雪

一场厚厚的雪，想摀住什么？

突如其来的白，让人无法适从

这严肃的白，带来接近真相的冷

你感到圣洁

一场厚厚的雪，摀住了什么？

颜色被格式化，而你莫名感到轻松

哦，雪，请也模糊我的轮廓

世间万物，除了犬吠，其余留白

故乡始终欠我一条河流

故乡欠我一条韧带一样的河流
从充满母性的深谷流出
带着泥沙石砾 朴素而有硬度的血液
途径太行山，树木原始而野性
它拥有最笔直的信仰
浩浩荡荡
不撞南墙不回头
却一声不吭地，包容中伤与暗疾

流过庄稼地的时候
我允许它有一些弯曲回环
它应该学会对人间抒情
粗糙的河流，把秉性遗传给麦芒
把温情遗传给玉米
流过我的村庄
流过我的中年
依然浩浩荡荡

然而故乡啊

始终欠我一条这样的河流

让我热爱着人间

却流不出一滴热泪

木鱼

我身体里住着个小和尚
在敲木鱼
梆，梆，梆
昼夜不息。对此我并不知情

那是我年轻时，还没把身体
看成一座寺庙的时候
丝毫不理会这个小小信徒
我给它
灌入酒精、尼古丁
灌入自私、背叛、欲念
他，把一切都看作一种历练
敲得时快时慢，敲得时急时缓
但从未停止过

直到后来的一场暴风雨
这座寺庙

再也不适合修行了

小和尚，站在庙门前与我告别

“阿弥陀佛”——

我从病中醒来

我拖着孤独的庙宇在世间行走

万物美好而慈悲

它们住进我体内，替我敲木鱼

我无比迷恋游弋这个词

它除了适用于水中，更适用于
人间。其实并不容易，如果想
移植一种超然。那么多年了，人间浑浊
我常常与人间摩擦。有时候
皮肤发烫，轻易地就擦出血来。
我捂住伤口，就像让自己学会闭嘴一样
我不能，为之停留
而我之所以说它更适用于人间
是因为我相信，所有的一切
都是鱼奋力摆尾的那部分
剩下的就是惯性的飘逸

红叶

谁喜欢低着头走路

谁就会邂逅

那些深红幽红的落叶

它们叶面光滑 边缘凹出

好看的弧度

像是要舀起什么

或是怕什么

要溢出来

比如你深红的爱

和幽红的心

它们长久的沉默

灼热到你不敢触碰

直到你的眼中

盛满海水

有那么一刻

风使叶子微微起伏

你的爱呀——

鼓涨如帆



醒着说梦话的人

昏沉的一觉

醒来发现，眼前的一切

都有了一种恍惚感：

窗外的车辆是虚幻的

仿佛只是

我在驿站旁，久待车马不来

一个长长的臆想

雾霾是虚幻的

仿佛那盏茶太久太久

雾气氤氲到了，许多年以后

屋里的空调暖气是虚幻的

我那时衣衫单薄，行囊贫瘠

沿途，靠不期而遇的温暖度日

甚至我也是虚幻的

我不应该睡太久太久

以至于梦到了如此遥远的以后。

只有窗外的植物是真实的

它们拥有共同的名字：菩提

接我的人未来，隔世的梦未醒

风吹过的树叶，犹如僧侣经颂

世界

像佛珠一样转动着

骨笛在春天唱歌

遗嘱，抑或旗帜。老槐每年，都把积攒的绿交给春天。

守护它的庙堂与香火。

活到这个年纪，活得没有了年轮，时间对它毫无办法。

活到空空如也，活得只剩骨头，像一把骨笛只在春天唱歌。

每一次抽芽，都像竭尽全力；

每一次抽芽，都像大病初愈。

同情是对它大不敬。它是活着的雕像。

它说，若它倒下，这些叶子算作遗嘱；

若它没倒，这些叶子算作旗帜。

以下定单请您填写

速印网订单 **32k 设置**尺寸（14.8cm×21cm）

作品名称:	记忆的永恒	作者名称:	呼松涛
封面过膜:	哑膜	装订样式:	平装（常用）
制作数量:	10 本		
封面样式编号:	请上网站选择 http://www.suyinw.cn/moban/mbw.html 选择封面模版，我们会在模版的基础上免费设计		
内页样式编号:	请上网站选择 http://www.suyinw.cn/moban/mbn.html 选择内页模版，我们会按模版免费编辑内页		
黑白内页纸张:	80g 蒙肯纸（淡黄色）		
彩色内页纸张:	250g 铜版纸		
作者简介:	尽量精简，也可不写，放到勒口（封面折回去的位置）， 精装或 16k 的不带勒口，放到封底或内页		
作者照片:			
其他要求:	第一页彩图要彩印，彩图后面的空白页指的是彩图背		

	面。也就是说黑白内页第一页不是空白页。
联系人：呼松涛 联系电话：15036201678 QQ：2802673147 邮 箱：2802673147@qq.com 收货地址：河南省南阳市南阳师范学院西区九公寓	

● **付款方式：** **支付宝付款**

（货到付款是委托快递公司送货时收款，每次金额限 1 千元内（超过的可分次发货。该快递只能到比较大城市，小城镇无法到达。所以一定要货到付款的朋友，在排版前勿必先联系我们查询,避免前功尽弃）

● **关于价格：** 打开这个网址可自己计算
<http://www.suyinw.cn/jisuan.asp>

责任声明：

一. 作者须保证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作品不含法律法规禁止的内容。如作品含有上述内容或发现有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民事权利行为，作者应负全部责任。

二. 我方保护作者及作品内容的隐私权、保证不会向除我公司和合作公司以外的人员透漏作者或作品的相关信息。如有违反愿承担法律责任。

三. 如印制质量上的错误，能修正的我们负责免费修正，无法修正

的免费重新印制或协商解决，不承担其他连带责任。如物品已分发到多处，涉及到邮费问题的，我们仅负责原收货地的一次往返邮费。

四. **特别注意：**我们是免费排版设计（包括封面），易出错，特别是反复修改更容易出错，**所以特此声明：我们不对排版设计上的任何问题、疏漏负责。**排版后的稿件都要发给您确认，所以请务必仔细校正。

五. 成品的尺寸要小 5 毫米左右；分次印刷的颜色、字迹浓重度、尺寸等会有些差别。

客户印刷即视为同意以上条款

文件传送：（文件排版好请用邮箱传给我们，任选一个，勿重复传送。如已经和编辑 QQ 联系好，请直接用 QQ 发送）

邮箱: 437762015@qq.com 296815296@qq.com

联系我们：

网址: www.suyinw.cn 或 www.yinshuw.com

地址: 广州天河区大观南路 18 号 A 座 03 室

电话: 020-23375294